

焦  
氏  
澹  
園  
集

焦氏澹園集卷之六

考 解 說

郊祀分合考

禮莫嚴於祀祀莫嚴於祀天乃其說如聚訟然迄  
今莫之能決也漢祠五帝孝文增雍五時宣帝三  
年間幸河東祠后土至丞相匡衡始建南北郊分  
祀之議嗣是一議於建武再議於景初三議於泰  
始太和而唐若宋益焚焚矣大抵其說不外兩端  
主合者言舜之受禪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

神靡神不舉而無地祇之文武之克商庚戌柴望亦不言地蓋古祀上帝必及地祇詩序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而作此合祭之明文爲可攷也其主分者言周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澤之制則曰禮地祇宗伯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玉不同也典瑞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數不同也祀天於冬至從陽氣來復之始以就陽祀地於夏至從陰氣潛萌之始以就陰時不同也用圓鉅於震之宮取乾出乎

震之義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坤居於未之義樂不  
同也立論不同以爲悉有據依牢不可破不知先  
王之郊一歲之中自有分合非一端而已周禮王  
祀天歲九舉而郊爲尊冬日至於南郊祀天配以  
祖夏日至於北郊祀地正月郊而祈穀仲夏日大  
雩而祈雨季秋日大饗於明堂而配以禴四立日  
郊而迎氣二至日之郊蓋分祀也自餘皆合地從  
天饗焉不別祀也不合不專不分不尊判合天地  
之大義王者父天母地之道也後世經學不明妄

騁已見準周禮者廢詩書準詩書者廢周禮知其  
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也 聖祖以神武肇四海  
吳元年嘗分祀天地當齋期風雨深用爲憂及覽  
京房之言慨然定爲合祀以首春三陽之候行之  
是時草創之初未皇禮樂一二儒臣亦未有能宣  
揚古義潤色大猷卓然當於 聖心者故爲分爲  
合聊以從簡易便人情非盡古法也迨我 世宗  
皇帝以天縱聖明覃精制作諸郊廟百神咸欲憲  
天稽古大釐祀典振一代獨偉之觀謂並祭天地

於大祀殿於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未著也又屋而不壇於禮經不應下群臣議之已乃采言官議斷然定爲分祀於是作圜丘於郊南稍北爲皇穹宇以大明夜明列曜風雲雷雨從與享作方丘於郊北稍南爲皇祇室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若陵寢諸山從與享而春秋分朝日夕月如國初時已復念父子同列連袂並配爲非禮於是南北郊禮露祭於壇奉高皇帝配歲首仍祀上帝大祀殿用以祈穀至大饗殿舉於季秋儼古明

堂而奉 獻皇帝配蓋尊天親地敬祖嚴父之文  
爲備且當而 聖心所未究且疊疊乎不盡復三  
代九祀之禮不止也此則一歲之祀分合並舉而  
詩書周禮皆不爲空文可謂盛已或者乃謂古禮  
親祭甚多歲歲行之而不以爲難今禮親祭甚少  
歲間行之而不以爲易蓋古天子之出入也儀物  
不繁兵衛甚簡用材有節以其時天子所治不過  
王畿惟以賓祭禮樂爲政事守此而天下自服後  
世事與古異而必欲備舉分合之禮亦見其難已

愚以爲禮者先王因人心而制之所謂有其舉之不可廢也今不病費之多於古而第欲禮之減於古毋乃輕重緩急盡失其序乎抑又論之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蓋雖天地並祀而其義皆主於天隆殺辨焉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故子思論郊社之禮而總之以祀上帝明地不可與天並尊天之義較然矣是以人君戴天履地而謂之天子蓋奉天爲父母



而身爲之子也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  
可一歲不祀天先王升中於天而陰陽和風雨時  
饗帝於郊而醴泉出蛟龍在宮沼以和召和一氣  
孚格非偶然也禮后妃夫人有故不得與祭以公  
卿代之未聞人君祭天而可以臣下代者祭天而  
可以臣下代則人子之事父母亦可以他人代乎  
故人子一日不見父母則於親有違心人君一歲  
不祀天則於天有違心故水旱洊臻災沴並作未  
必無以召之然則明古誼以格上心非秉禮之

臣誰任哉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孟子兼  
言心性解

漢賈逵有言孔伋窮居於宋懼家學不明而先聖  
之道墜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蓋二書皆出  
子思而孟子又其所稟學也乃大學言心不及性  
中庸言性不及心孟子兼之何居曰無以異也所  
從言之異耳大學挽於情識既鑿之後故詳示其  
功中庸救於性命未散之先故直指其體至孟子

則憂彌深言彌備者也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心始生焉憂患忿懣愛惡哀矜皆心也心旣動性斯隱矣心不作性斯見矣尹喜曰性者心未萌也蔡雖曰性者心之本此其別也聖人非無心也如鳥游空如影涉水有心而寔無心也衆人非無性也心之所動交相攻未始有窮終憧憧而莫覩其性焉是物至而人化物也物至而人化物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反躬者反乎人生而靜之初也故上焉者超象先悟繫表喜怒哀樂靡非中

和三重九經靡非天載費而隱顯而未嘗不微也  
其次不知源於流遡之未覩本於末循之蓋天命  
無形而憂患愛惡人所時有也憂患愛惡人心有  
之第之其所則辟有所則不正靜以集其虛疏以  
通其礙日感日應而汎乎無之泊乎無所將求其  
爲心且不可得奚性之累哉然則知性者不言心  
心在其中矣正心者不言性性亦在其中矣何者  
性猶水也心猶波也水至清波能搖之澄其波而  
水自定矣然不可謂波非水也性至靜心能撓之

澄其心而性自復矣然不可謂心非性也至孟子  
而其說長彼以謂無不善之性而有不正之心也  
特別白而言不欲以人化物者而殺性真也故繇  
惻隱以識性仁繇羞惡以識性義繇辭讓是非以  
識性禮智約心歸性卽惻隱羞惡無之而非性奚  
根杪之辨焉夫心曰正猶得而倪之正與不正性  
皆無有則善不善二皆離矣無善之善孟子所謂  
性善也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者泯絕無  
寄群情盡亾曰心盡心盡而學之能事畢矣是道

也孔子傳之顏氏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驗也顏子而下子思契之作大學并中庸四十七篇傳之孟軻遭秦燔書獨二篇存耳雖其幸存而義亦寥寥無聞焉嗚呼書可亾性無不在乃任其缺廢而不揚則吾爲罪人耳矣

公卿大夫士說

先王之班爵也名之公卿大夫士以等之非爲此名而已以命德也公之爲言公也正無私也卿之爲言章也善明理也夫者扶也士者事也不任事

非士也不扶善非大夫也不燭理非卿也而公可  
知已業名之必求實之業差之必求稱之材適士  
也而冒爲大夫必蹶材適大夫也而冒爲卿必顛  
譬若以儋石之力任烏獲之器必無幸矣况夫舉  
無之焉而以據高位者乎惡得不廩廩哉古者於  
公則君之卿大夫士則子之君若子民所怙也德  
匪君子而都其津要挈餅小夫皆可擔爵析圭  
以恣睢於上而放其無涯之欲豈不殆哉嗟乎獨  
仁不足爲君子獨不足爲君子而君子也者又

第以其號而已則夫衣緼食蔬槁於巖此言者吾未見其不得也故著之說而以爲時規

焦氏澹園集卷之六



焦氏澹園集卷之七

策問

問人君所托重而致太平者二三大臣而已孟子  
品士所云大人天民社稷臣事君人者非篤論乎  
乃恒言以社稷臣爲重何也漢人態臣篡臣功臣  
聖臣其所臚列與孟子同歟否歟近世之論又有  
權臣重臣與腹心之臣亦有與昔人相發明者歟  
漢武帝目汲黯爲社稷臣而驅策羣材謂爲各當  
乃樞機之地令石慶劉屈氂者得廁於其間何以

故也嗣是或決勝帷幄而比蕭何之功或感悟女主而返廬陵之駕或定策親征而弭虜患或正色立朝而除大姦此其人可方駕古大臣否歟抑其委任權力亦有不能盡其才者歟夫人臣必以道事君而後收安社稷之功人君必知人善任使而後盡大臣之用古之所以成泰交而臻至治者殆必有說焉多士其務切磋究之以觀求志達道之學

問兵家率言齊以技擊強魏以武率奮秦以銳士

勝皆能制勝一時折衝千里矣而總之不如節制  
豈節制有出於三者之外歟有制之兵無能之將  
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不知將  
而無能制將焉出豈其意有所重而言之低昂遂  
至此歟兵法原本孫吳其言攻圍合變繇之則勝  
不繇之則敗所謂制也乃其所爲佐吳而強魏楚  
者果盡在此歟以往事言之行無部伍軍卒無功  
固也而歐市人以戰者何以成井陘之捷悉更約  
東坑率長平固也而不按陣圖者何以卻金人之

師將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亦有可勝者歟而又有  
謂桓文之節制不如湯武之仁義者此何以談也  
今需材方亟多士挾藝而來當不以無能自命願  
評隲古今而著其所得者於篇將以卜所存焉

問滇南自漢土流竝設酋長安其地郡縣治其人  
其來尚矣天寶以後守長不法僭亂迭作至我明  
威德丕冒黔寧潁國先後底定之其遺事父老多  
能侈談者諸士亦可舉其槩歟近歲緬酋煽亂三  
宣不靖直滇一隅耳而當事考業脊脊苦多事則

彼經營之虎臣獨何人歟麓川潞江之敗端其失  
安在思化蠻莫之革面其跡可尋此固瀆事得失  
之林也亦可較而言之歟古有絕水道縱反間而  
斬翁指定西夷者有求武士重購賞大破封離而  
三十六種皆降者有用其豪杰而財賦足給軍國  
者有說以大義而謝絕吐蕃歸附益堅者此其筴  
亦可用於今否歟諸士生長於斯必有熟於國故  
可佐一籌者其究言之無隱

問世儒言天人之學必本春秋與洪範二書然或

謂先儒駕妖妄之說以欺人與天者然與否與妖  
妄大咎也而至後世相承罔敢失墜又何與今欲  
杜其妄絕其妖以盡還二書之舊果何以與且五  
行之沴各以類應似也而離中有水坎中有火何  
以徵與周木德而有赤鳥之祥漢火德而有黃龍  
之應又何以談也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者三十  
六地震者五大水者八唐三百年日食踰百和平  
中積二十一日而地動百二十四延平一月郡國  
三十六大水豈漢唐之盛時顧不如三五之季代

與又何其不倫也昔人有以一蟲之妖一氣之戾  
一一質之以爲禍福應者有五石六鷁之異而以  
爲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者有蛇銜筆烏燕鬪而  
言無凶兆非所憂者由前言之則多拘忌而啓疑  
信之端由後言之則忽事應而阻修弭之志將如  
之何而可頃星象示異且天鳴地震凶荒洊臻  
皇上毅然下詔與臣民更始其於脩行弭災之道  
且次第舉矣多士有可爲芹曝獻者其盡言無諱  
主司者幸藉手以聞焉

問自神禹盡力溝洫爲旱潦備此萬世功也漢以  
來中外瓜分碁布歷歷可見有穿龍首渠與六輔  
渠於京師者有泰山則引汶東海則引鉅九江則  
引淮朔方西河酒泉則引河者又輪臺以東有渠  
溉田五千頃而鮮水左右亦有橋七十蓋僻郡窮  
邊靡不食灌溉之利如此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  
春夏霖雨輒成沮洳關陝土燥獨不宜曠齊魯河  
南北廣袤平行旱乾則千里赤地水溢又無所干  
歸此何以策之夫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瘠



土爲饒不則填淤嚙食靡所不害茲欲講其利病  
令畿輔諸郡無墊溺之憂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  
之術何先關陝齊魯河南北欲亢不乾下不浸其  
潛防決引之法何在趙充國韓重華屯田邊塞之  
蹟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究之以觀經濟  
之實

問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偷恃一時之安  
非所以經遠也夷狄貪悍人外而獸內其來已久  
西漢名儒有欲說以厚利與盟於天并質其子者

夫賦斂行賂減於戰守之費指天自結不殊貞士  
之約而令邊城緩帶父老咽哺非便計乎胡以有  
遺議也自餘籌策紛紜自許石畫然或謂嚴尤辯  
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然歟否歟其於時事孰爲  
最切乎且其所言五敗者可舉而言之乎自虜酋  
款塞中國藉以息肩者二十年所當時固謂可乘  
時修備非欲其因循墮壞一至此也疇曩所定八  
議者尚可一振刷而審核之歟唐謀臣有言感守  
戰三策者其說當何先歟頃有志者無不欲一犁

虜庭以雪羣憤議者多以財力自詘然則可安坐  
而受其敝歟今之西鎮固昔日之秦也秦嘗惴惴  
焉爲列國之備無中原之助猶能攘却西戎拓地  
千里今以百倍秦之勢而無秦毫毛之功此何以  
說歟且以屯戍假於他方芻糧餉於內郡戰騎貿  
之番部一方用兵而諸邊皆困又何怪也諸士其  
借前箸籌之

問士君子立朝未有無所與而能有成者乃孔子  
曰君子羣而不黨夫黨與羣何以別也漢唐宋之

有黨也皆起於季世或以君子攻小人或以小人  
攻君子或以君子而自相攻也其得失可臚列而  
品隲之歟或言漢爲羣而不黨之君子唐爲比而  
不周之小人然歟否歟漢受黨之名其俗清唐行  
黨之實其俗敝固也近又有假漢之節文唐之穢  
以佞文僭誼之實而被之以喬固膺滂之名其利  
甚羶其塗甚徑非毆世之躁競者而盡歸之不止  
也茲欲渙其羣而偕之大道佐蕩平正直之化消  
背公死黨之風必有說矣不佞願與聞之

問日本朝鮮以東南夷求通上國非有異也一則累朝而累絕之一則禮以屬國不廢何居乎倭夷自國初以來垂三百載然閩廣浙直屢罹其毒而一至遼海嘗盡其類殲焉登萊閩浙其瀕海等耳何東南禍頻年而不已西北一入寇而不能也頃平秀吉篡逆權使洲島輒欲并吞朝鮮蹂躪其國主上特令將吏往援之自平壤一戰倭奴遯跡其於摧強恤小幾無遺憾乃議者焚焚求多而未已此果何說歟吉以羈旅篡人國衆未服得無慮

人之乘其後乎何議者猶恐其遠出爲邊鄙聳也  
封貢之典先朝屢以廢之何今獨不可行也識者  
謂醜夷欲藉封號警服其國人議者多拒而不信  
則永樂中封其鎮山與之符券也果皆非乎卽朝  
鮮以李易陳信使勤渠給以印誥而後定豈今日  
獨不類之乎漢終童以嬰年請纓繫越至今壯之  
子大夫其抵掌以談勿復讓古人矣

問論語孔門問荅語耳而古有以爲六經之菁華  
者有以爲聖人之至教明王之化者何以見其

然也項白焚童習家有其書乃漢至文帝始置博士至平帝召通知者駕封軺傳詣京師何今顧易知而在古爲難曉歟漢傳齊論者四而最王陽傳魯論者六而最張侯其優劣可校而言歟史又言張晚節兼講二論除其煩惑不知禹何所見而恣爲銓擇也嗣是有讀思無邪以爲三字銘者有以節用愛人爲時名相者有講簞食瓢飲不忘進規者有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終身無暴怒者可謂能讀書矣乃如舉徑路荆棘而悟歸仁之旨聞秋

香滿庭而達無隱之義問時習一語茫然失對而  
輒以得終身之益何其易寤也夫聖言譬之海也  
唯其所取苟繡其顰悅而於身若治無裨焉與說  
鈴何異願舉所獨契於中者以對

問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帝王以明德登  
上理者不少矣何舜獨以無爲稱也攷典謨所載  
舜之用人圖治孳孳如不及所稱無爲者安在乎  
或者謂君道勞于索人佚于使人似也乃議者又  
何以深非之也後世有專務德化與民休息者有



臨朝淵默者有謂海內無事欲委政中書者皆近于無爲有綜覈名實信賞必罰者有衡石量書者有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皆近于有爲顧成敗頓異是非相反者何居乎 皇上瑩精太平宵衣求理者踰二十載頃乃深居法宮陰拱而觀其自治聖意淵微非臣下所可測識顧不知千古何當也夫寬仁如孝文使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政不至于廢墜督責如宣帝使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體不傷于煩苛此必有道矣諸士其悉意究之主

司者將藉手以聞焉

問言世風者靡不以厚與讓爲美談乃其倡之者在士君子矣傳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又曰上興讓則下不爭厚薄爭讓其大較若黑白然而趨者常在彼不在此何歟漢有崇厚論晉有崇讓論載在信史詳哉其言之也可指而評隲之歟史稱二子感時澆薄廉遜道缺乃著論云不知當時能傲悟其言于俗之流失能有瘳否歟夫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非也顧避誹謗而忘

臧否能無失之混淆歟一官缺擇衆官讓多者用之似也乃馳騫進趣得無自此而長歟兩人所稱引如馬韓邴張之純篤禹益伯夷士之推讓欲盡施之當世得無有古今不相宜者歟抑猶有選也攷二子爲人蓋身蹈其德者宜言之深切若此多士其悉著于篇藉第令浮囂之習變長厚之道興凌跨之風微揖讓之路遂固懷世教之慮者所樂聞也

問君子當世治安從容籌策宜若易然若夫軍書

狎至羽檄輻湊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舍膽智無  
繇矣古謀臣筴士輝映簡編未易縷數試卽近事  
與多士評之或請移兵彭蠡而謂勅敵之當先或  
筴寧夏解圍而謂援師之當止或決親征之計而  
狡謀伐或攬監國之衣而危疑定或置撫臣上游  
而靖逆藩之亂或書密謀掌中而清君側之惡當  
其時事機閃爍目不及瞬而奇謀秘計如探囊而  
出之卒以讐姦雄之心捍國家之難斯已奇矣不  
知數公者何以能爾歟昔人有謂成事在膽而不

以膽許人者有謂凡百當用智者豈膽得於天授而智乃可學而能歟抑有不然者歟今 聖明在御方內又寧而懷不必然之慮者往往以乏人爲歎茲欲得應猝之材爲濟時之助其何道以別白之願悉意以對卽多士之自獻而欲效者且執此以觀焉

問博物非君子所急也然學者操理性之說而置名物於不問仲尼亦嘗患之故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鳥獸草木何貴而欲識之也世言名物

莫詳於爾雅乃其援詩或及後代而謂爲周公所作何據乎抑後人有所託而爲乎詩言鳥獸草木而爾雅詳之說者謂爾雅爲釋詩而作然歟否歟詩有風雅頌而此獨以雅名何也嗣是有郢雅小爾雅廣雅爾雅翼諸書亦有所發明否歟又有著鳥獸草木蟲魚疏者有著昆蟲草木略者亦足羽翼經傳否歟有問豹文熒熒知其爲鼯鼠者有兩山之間物如小兒知其爲侯囊者有知蜀中桐樹刻爲魚形可扣石鼓者有筮得老蠶枯桑知以蜀

守終者其博物亦有足稱否歟有因魯郡之器與齊景之樽而辨鄭玄犧樽之說者有因槐枝生烟青白如焚而知將士禍發必克者斯又足以訂經疑識亂始其益非淺鮮也諸士有蘊于中其悉意究之無離物而言理則幾矣

問神農有言曰雖有金城湯池無粟不能守也故國之當厚者無如農而費農以養者無如兵兵不可去則凡可爲兵食地者所當講矣乃兵之有土著與名募也漕之有直達與轉搬也何者爲長策

歟漕若河非兩事也第吏業分曹人挾其見微獨  
河鮮安流灌輸爲梗而捐不貲之財填無窮之壑  
所爲國用計者亦左矣當何以善其後歟夫論治  
者猶之醫然有本有標世以戰守籌邊以轉漕足  
國使天下枵然財詘力殫而無以望果然之腹皆  
標說也必也厚邊氓以還板升之衆興營田而省  
飛輓之力斯國家根本計乎而又有謂迂而濶於  
事者則何術而可諸士含吐古今待時而動久矣  
其借前箸籌之蓋謀國者所樂聞也



焦氏澹園集卷之八

銘贊

原心亭銘

人總三才厥資也深旁魄變幻皆君於心包絡乾  
符萬形攸始橐籥人倫百工咸紀遊泳恬漠合體  
渾區乃卷乃舒與羣有俱虛而不竭動乃愈出方  
寸爲鑪陶冶鉅曲誰持道筌以闕妙門坐令塵滓  
澆我靈根名欲都捐性真斯悟曾參以濯顏氏始  
庶一無能宰萬應長閒靜也如蟄運之若環莫知

其鄉不見厥朕獨天與游心乃可盡庶幾觀妙敬  
爲作銘朝顧夕思其於茲亭

思陵破研贊

思陵破研陳天樞得其半於鹿苑寺廢井中有高  
宗手勒銘并瓢印御書二篆字後歲餘復得其半  
於鄰人某千戶家天樞以一端研易之文士奇其  
事多爲賦詠余贊之

其顯也陪天球大弓之側而其晦也落頽垣廢井  
之間其離也似神劔豐城之析而其合也如明珠

合浦之還豈其數之不終於陸沈抑理之不必於  
瓦全者邪雖然晦起於顯合生於離斯又奇而常  
常而奇而子墨客卿所以咨嗟感慨而動其文筆  
之淋漓也

國朝從祀四先生贊

自聖真寢遠古學日希涉之則茫於觀海林之則  
高於登天非夫體包恢量神凝域表百行醇備玄  
心內融不足以續承前緒規模後進矣明與真儒  
代作學人人殊譬之川塗異而驅之咸可適國棧

桷異而匠之皆能成室乾坤載闢日月重朗一灑  
漢宋之翳而歸之廓如何其偉也故謂學爲扣寂  
則河汾之敦篤可法謂學爲窵言則餘干之質行  
可憑謂學爲局方則契悟孰如新會謂學爲寡用  
則建樹孰如文成總之可動可靜能大能小用之  
大行不用之龍蛇此學之效也、真人御宇冀勸  
學爲天下先特進四先生於孔庭俎豆相輝金懸  
互設蓋明示之鵠矣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敬爲之贊以旌蒙之仰止焉

大道一貫入乃異塗其歸既同曷論厥初矯矯河  
汾學先復性力距權璫柄國以正亦有餘于先民  
是程忠信篤敬無遠不行江門蹈道以靜爲倪顏  
瓢陋巷點瑟風雩脫略訓故知爲妙門不有新建  
孰開羣昏希古抗心昌言義色絕步遐哉茲其軌  
轍悟超繫表神遊象先玄心緬矣茲爲先鞭靡白  
非玄卽事爲理默而成之在於後死宗廟之美如  
管可闕嗟四先生明明我師

彌勒贊

諦觀唯識識心圓明國土悉空矧乃世名佛本無  
處誰缺誰補空山水流一笑千古

觀世音菩薩贊

菩薩法身無有邊垂眉趺坐示人天水灑楊枝生  
紫烟神光晝夜籠層巔慈悲普現衆目前誰其苦  
難相糾纏空山冥冥月映泉願同觀者心超然

王春沂先生像贊

其器也凝其貌則怡若將偕童冠於風雪之游登  
赤子於春臺之熙此士苦民之所共惟者也至其

逍遙寵辱之外浮游山水之涯玉以璞完淵與珠  
暉抑孰睹其杜德之機也耶

孫溪亭像贊

豐下而頎盡美且慧其托者賈而衣則儒旣不欲  
語人於甕牖而又能樂志於溝池故覩其饒者疑  
爲洛下之筭而攷其行者知爲巖處之奇意者如  
江彪之自屯於田宅而少伯之溷跡於鴟夷也邪

華中翰芝臺像贊

玉立者貌淵澄其神眉宇之秀潤蓋貴介之公子

月賞齋 卷之八  
四  
被服之儼雅則山澤之儒紳故行業之溫恭如未  
雕之璞而藻思之渤發如欲雨之雲宜其從學士  
於碧山不以爲詘而升天子之玉堂不見其伸此  
其爲人始可詠可思不可得而疎親者耶

胡靜樓先生像贊

氣充於貌神止於瞳秀眉龐然舞雩而風蓋嘗涉  
稅圃以沿洄問大道於鴻濛宜其不動不搖者巖  
如斷山而若隱若現者擘如長虹雖然此猶其粗  
耳迨夫樓居靜默遊物之初也雖先生莫能自名



而又惡能盡得於斯容也耶

歸義寺閣佛菩薩像贊

大道杳冥在擬議之外至人形聲居聽觀之內或  
爲言或爲相蓋因言以擊蒙因相而生敬於有情  
類總爲悟門歸義寺住持某公畫佛菩薩若干軸  
復造閣以貯之於微塵中現億刹衆卽彈指頃具  
多神變蓮毫吐照珠浦晨開月面澄華金雲夜敞  
如遊鹿苑還升說法之堂譬彼香山更對安居之  
佛夫範銅刺繡不若繪事之纖微也觀想諷誦不

若覩貌之親近也造之者誠不得不感助之者福  
不得不應吾師谷峰先生之言具矣輒抒愚管聊  
爲之讚

於維十方大導師能卽一法現多法三十二相度  
羣迷復現重重大樓閣功德無邊不思議其心寂  
然無所動卽色與空等無礙不住有爲亦不捨我  
今深達真實空知此色相體清淨願以廻向塵沙  
衆隨所見聞得解脫

竹坡孫翁暨配吳碩人像贊

古有宗炳妻羅協趣凝之娶郭乘竿適市遺榮合  
志隱操兩全如竹坡翁乃與後先散財睦族婆娑  
林木疇其相之內德則足宜有令子終身慕之蕭  
然三載式是墓廬古今流聲粵弟若孝仰止家風  
是則是效

墨苑圖贊十首

崑崙天柱

崑崙名區天之八柱日往月來光明隱避誰登此  
丘遺其玄珠天風颯然爲爾滌除

大壑五山

巨壑汪汪五山盤錯仙靈遊焉與波出沒鸞背擎  
之大地現前一念還真清淨本然

河圖

景龍呈文易數斯顯四十有九是名大衍環中無  
窮一焉常虛疇能演之載名一車

洛書

洛有龜書易  
人苞欲開地符斯吐如基斯  
布道乃有常  
之立不易方

太極圖

兩儀四象八卦攸出誰實尸之厥維太極昭琴未  
鼓點瑟方希欲言靡從以問庖羲

恭默思道

道可受兮不可思天何言哉行四時惟默與恭契  
希夷列星降之爲鹽梅殷邦嘉靖其在茲

二室繙經

古佛道場崑崙二室誦聲喃喃匪朝伊夕孰知墻  
壁說法熾然三藏雖多在一指端

兌

天一氣地兩澤疇象之曰友德用則共翊文明舍則相守以默

巽

自青蘋之末而生者帝宣其結也極萬竅怒號而成者以遍下國也熏兮其解愠者九五之澤也嗟世其永寶之見者必作也

松心

厥維松心上黨所采曾閱歲寒柯葉不改鬱爲醇

烟紫雲霏微黼黻 皇猷日麗星輝

竹箭

於維竹箭擅美東南浮筠玉立天風珊珊誰對此  
君翰舒鉛摘獨注太玄賴茲子墨

焦氏澹園集卷之九

表

狀元率進士謝恩表

代壬辰科作

伏以闡虞俊之門方延士論射漢廷之策誤玷賢  
科人知稽古之榮國有用儒之盛恩施逾望寵至  
若驚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總攬衆材彌綸大化  
離明昭晰垂二十年寧壹之休解澤滂流衍億萬  
載和平之福推崇經術雅意人文當九重側席以  
求賢乃千里彈冠而應詔猥承清問深究治原謂



人心教化之衰繇紀綱之未肅而移風易俗之要  
非法令所能爲思邁衆之遠猷奉廣庭之大對于  
以詢言而底績庶幾令重而君尊豈意凡流叨塵  
異數羣多士而試以藝靡不兼收取一人焉拔其  
尤衰爲首舉荷采菲之無下愧揚糝之在前御筆  
親題驚覩奎文之爛宮袍下錫更兼鞶帶之華寶  
鑑均霑博巽押至坐飫八珍之品究分九府之藏  
臣敢不勉率同心益堅素學鴟之大幾千里而化  
爲鵬識恩波之浩蕩鳥之鷲累百數而不如鶚願

直節以馳驅共殫忠孝之圖少荅高深之造

重寫 累朝訓錄進呈表

伏以治資成憲國有信書自昔丕闡乎王摹莫不  
先繩其祖武故夏貽典則商戒風愆姬旦述周王  
之舊章魏相條漢家之故事豈無三墳八索亦有  
七略九流而唯寫近事于丹青奉時王爲著蔡蓋  
以年祀遠則聽睹爲難而於耳目親斯續承尤切  
矧於明盛代有章程先後二百年皇馳帝驟聖賢  
六七作子燕孫貽無非不世出之英共成大有爲

之業雖允文允武各馳騫于一時而紀動紀言幸  
昭垂乎二史勒景鍾而銘琬琰固已跨越千古而  
巍乎配天球而軼圖書抑亦追倣三代之作者凡  
茲 聖子神孫之法備在石渠天祿之儲自非精  
校錄于三餘何以備覽觀于乙夜恭惟 皇帝陛  
下纂六合華執中布度聖王之大經大法嘉樂時  
勤周禮之三百三千仲鑽尤力尚謂累朝之憲典  
寔爲一代之師資深詔臣工特加繕寫竊念臣才  
非安世默識未能學異子雲湛恩何補謬執西

之銀管俾裁前史之金根韋竹蜚烟聽蠶聲于筆  
陣芸蓀吐潤散雲氣于墨莊測海窺天自覺淺中  
之媿拂塵埽葉彌知是正之難幸備承明廣內之  
觀稍爲  睿哲登閣之助敢呈御覽附進瞽言惟  
統天獨盛于本朝而享國莫延于  世廟顧其智  
者于慮之失不無晚節一簣之虧大祭弗承乃留  
情于祠禱正朝稀御又晚建乎元良獨以規畫晰  
于一心疇咨徧乎羣輔剛能制下明足察微是以  
彌縫四十五年之闕庶幾启佑百千萬載之盛伏

冀與治同道舍短集長觸目警心加之意而高明  
充大因言攷實見諸事以深切著明則可挹祖  
德于精神寤寐之中而能匠聖謨于文字簡編之  
外王猶允塞帝德無愆

擬宋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勸講箴表

伏以西清委珮夙奉討論朔漠馳烽間疎經籍顧  
古道晦明之候繫人心消長之機奚辭會弁之勞  
敢冀凝旒之補臣師民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  
自昔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實資道揆

以開人戒一暴於易寒慮寸陰之可惜殫精乙夜  
總覽羣書蓋百王傳授之真布在方策而千古廢  
興之跡可鑒安危非徒潤色三代之典謨寔以啓  
沃一人之心志多聞建事匪事至而替求聞之功  
文德格戎豈戎興而廢尚德之治思離明之繼照  
必晉接之非遙恭惟皇帝陛下如日方中法天不  
息謂二帝三王之法當窮極其高深而一祖二宗  
之書已允昭於永久惟念終於典學聿追孝於前  
文頃因戎馬之憑陵暫輟銅龍之勸講臣念世方

招文學之士因使爲侍從之臣不但優之燕閒譚  
能華國蓋將需之緩急相與致君以禁廷頗牧之  
有人知樽俎干戈之足賴矧不進則退者學可忘  
鑽仰之勤而難得易失者時當及春秋之富經書  
勿以方隅之多故而息講論勿以宸居之至尊而  
忘先哲不以爲迂濶而難行愚儒不以爲膚淺而  
易侮無以歲月爲可玩而不寶居諸無以盛明爲  
可常而自生滿假繇微至著從古迨今皆備載於  
箴言用發明於經學庶不虛天祿石渠之延接用

以資金華琳館之鑒觀伏願宵旰思皇聰明憲吉  
思大君照臨之道廣大事包荒知小夫誦說之智  
專不遺采非銘諸心臆冀收藥石之功置之座隅  
爰比韋弦之助世心不朽王業無疆



焦氏澹園集卷之十

啓

脩應天府學與按臺啓

代作

伏以本人倫莫先黌序建首善必自京師矧茲京兆之上庠曾是高皇之太學睠二百年俊造之選何人不出其門豈七十子俎豆之宮其徒不爲之守意江山之有待或氣運之將還梁木其壞其頽幾發兩楹之歎宗廟之美之富未新數仞之觀封疆誤屬於代庖芹藻敢忘於樂泮因俯從多士

再三之請抑仰體明臺萬一之心蓋非廣拓旁開  
欲聳賢關之耳目惟思增高益下少培昌運之人  
才倘斯文其在茲乎捨明公誰與濟者伏惟臺下  
甫輟席前之澍來峩柱後之冠善政欲布于東南  
先聲已動乎蓬掖輒代喁喁之衆少陳瑣瑣之辭  
所冀率後來之英共登爽塏捐不費之惠無事徵  
科非徒升堂而聞金石絲竹之音庶幾藉手而得  
杞梓梗枿之用某無任顛仰之至

謝周王啓

伏以臨軒而遣來從簪筆之餘一節以趨幸廁曳  
裾之末恩私猥被徒御生輝恭惟 殿下擅河間  
之大雅摘鄴下之高文賢明久著于中原禮遇不  
遺乎下士纍纍官宴饌玉羅珍藹藹仙韶敲金戛  
石錫之佳筵况披菟苑之雄風當此驕陽更沐龍  
樓之化雨逢時特異載德奚酬客行難久居空深  
就望王其愛玉體願保期頤感戀之私敷宣罔既  
許座師請啓

伏以寅亮而弼 一人望高槐棘吐握而求多士

拔及茅茹士知元氣之還人歎儒風之盛欲載脩  
於燕喜敢仰瀆乎鴻慈惟國家設科以來於前代  
得人爲最頃自學疎於根柢浸令文尚乎佻浮脩  
詞者獵異而莫探其原說經者鉤深而寔謬於理  
豈知文詞淳薄之際實繫世道升降之機方海內  
如波斯頽必達者知風之自並受王明之福允資  
師匠之功恭惟門下厚德鎮浮大猷經遠泰山喬  
嶽無運動之跡人蒙潤而不知甘雨和風以長養  
爲能物有生而咸遂至于文學之偉又皆充養之

餘讀八索九丘之書期于適治黜諸子百家之說  
意在尊經將廻文海之倒瀾坐握士林之朗鑑念  
鑿鑿乎粟帛之用斯謂真才况炳炳然日星之垂  
有如 明詔體裁痛排於軋茁議論務采其崇鉉  
散木輪囷必歸繩墨祥金踊躍悉入陶鎔蓋元老  
廟堂夙秉中行之尚故文章寰海漸還大雅之觀  
師門成就之恩深化治幹旋之力重冀終聆乎大  
誨敢預秩乎初筵敬諏月之某日南呂知秋北平  
選勝金鷗嶠廓當烟霞召我之時玉鉉燕間又文

酒啓予之會下高羣之鵷鷺發和奏之笙鏞樛花  
浮酌杯搖日月之光葛蔓調弦座擁神仙之氣豈  
獨解頤於清曠之地抑將喻指於道術之門伏望  
早賜鳴騶不辭曳履五雲縹緲庶瞻躔極之三台  
六經紛綸再覩殿廷之重席其爲榮幸莫旣敷宣

本房座師請啓

伏以文苑持衡夙仰人倫之鑒賢書奏士幸歸師  
匠之模自知報稱之難人歎遭逢之盛樽俎載脩  
于燕喜涓塵仰瀆乎鴻慈恭惟門下天真朗徹地

望高華體大雅以成文蹈中庸之爲德毓兩川之  
秀共推相如楊子雲之善鳴志三代之英行與闕  
天散宜生而爭烈蓋蒼生待爲霖雨而學者仰如  
泰山爰輟朝聯付之文柄以專門易學而旁細疏  
通知遠之書以絡井儒英而縱覽南北東西之士  
璠璣博采非但爲一時宗廟之輝杞梓兼收固欲  
作異日棟梁之用遂致溝中之斷咸爲席上之珍  
鵬搏冥海之風九萬餘里士占瀛州之數一十八  
人愧糠粃之在前喜葑菲之無下此上臣事主不

以已而以人乃志士酬知在立功而立德冀祇承  
於大誨敢豫秩乎初筵敬諏某日候爽氣於層霄  
置清觴于別院鳳城西敞雲屢起而帶山虎坐南  
臨風時來而度水間關巧囀覺林鳥之能言荏苒  
盈條覩海榴之弄色一曲寫無邊之恩紀千鍾汎  
不盡之情瀾所望儼然不辭貴止豈獨解顏引坐  
得分雙燭之餘光抑亦問字質疑共閱八甄之過  
影其爲榮幸莫旣敷宣

荅周襄陽啓



伏以嚮風有日脩問無階顧瀛海之舊樓連陰梓  
里况蓬山之新籍接武金昆自惟幸會之多曾是  
趨承之晚敢謂特煩於軫念不難遠損乎郵書幣  
也孔嘉辭無不腆撝謙已厚含愧謂何恭惟門下  
風誼溢於鄉評敦博稱乎國寶操刀之能製錦未  
殫巨材鳴琴而不下堂自成美政知華塗之必踐  
豈遠器之易量某望阻門屏感杼竿牘惟以時而  
自重冀慰民之所瞻過此以還未皇占叙

荅董蓬萊啓

伏承遠頒腆幣兼辱良書覩訓敕之丁寧知愛助  
之深厚顧惟末學雅慕古人累歲棲遲雖未忘於  
進取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肥况險阻艱難之備  
嘗於紛華盛麗乎何有苟一旦逢時而遽變將廿  
年所學之謂何恭惟門下清門譽望奕世科名石  
城鍾阜之間久藏豹霧方丈瀛州之側再試牛刀  
顧於製錦之餘忽墜如蘭之語敢不聞茲規獎奉  
以周旋抗志風雲竊自比韋弦之助矢心冰蘖願  
共爲桑梓之光

請同館先輩啟

伏以北門視草聲光久挹於後塵東觀濫竽步武  
幸追乎先達冀瞻矩範敢迓輜軒恭惟門下清規  
照世大雅不羣氣儲十嶽之菁華學冠九流之津  
涉俯慙末學亦廁英游短翮罔飛附翼層霄之上  
祥金可鑄置身大冶之傍望履非遙傾心自切諏  
孟夏之九日集上國之羣仙爰從客卿子墨之餘  
請備太史馬牛之走伏望共酌賢人之酒來停長  
者之車雖拂柳色而賦龍池自愧空空之學願隨

珮聲而歸鳳沼願觀濟濟之風某不任顛仰之至

賀周戶侍啓

伏以紫極宣綸文昌擢貳六聯近綴方妙選於英  
賢九職顓司宜真除於亞旅士林聳望從橐增華  
恭惟門下器姿凝遠韻度清真練達本朝之舊章  
學能探蹟洞明當世之先務才足濟時棠陰久庇  
於周南版部輒資於留後惟豐鎬乃國家之根本  
而儲侍繫兵食之樞機矧邊書狎至之秋又荒歲  
洊更之後非雅望方爲之經畫豈熙朝得茂其事

功簡注所歸士民咸慶某受知有日展賀無階投  
刃皆虛知無煩於餘地追鋒有召行別迂於寵靈  
唯善攝於寢興以副時之瞻望某不任馳仰

荅胡長治啓

某偶徼天幸獲附德輝顧淺薄之無堪辱庇存之  
特厚白巘分牧乃漸遠於今儀赤牘無階因自疎  
於常禮徒極高山之詠敢承褒袞之榮恭惟門下  
賢行擅珪璋之美雄文鍾江汝之英一方甄試乎  
牛刀萬里終騫於鵬翼寵靈交至風問日隆詎謂

高明過自貶損畀之腆幣獎以溫詞仰銜眷注之  
深彌重疎頑之愧末由占對竊冀保綏將羽翮之  
材還居機要令茅茹之拔共保太平某無任感悚  
顙望之至

荅程榮澤啓

竊念遠阻光儀忻承風問九齡接武因闕子靜之  
淵源一士登朝可卜吳公之治行顧傾心之自切  
欲緘問而未皇豈圖高明特垂存記知推情之已  
厚如揆分之謂何仰惟門下才諳庸敏器範恬夷

直哉懷古人之風挺然生賢者之世維榮澤之要  
地寔周南之舊都方藉循良鎮此襟帶操刀之能  
製錦旣最官方鳴琴而不下堂自騰民譽名實獨  
高於中土推揚奚借於半辭仰銜挹損之深彌重  
迂疎之愧伏冀慰人瞻望順序節宣乘茲求治之  
良時益暢庇民之遠業願言所寄敷叙莫殫

荅趙節推啓

三年奏績久著民庸六察聯華更諧輿論方切巖  
瞻之仰敢厯鼎翰之臨恭惟門下麗藻瓊敷英規

玉立以燕山之丹桂汎幕府之青蓮蕩漾邗江旣  
特書於謀最崑峩魏闕計高步於禁塗蘭臺薇省  
之間行持正論風靡波流之日坐挽狂瀾某久阻  
風期時霑霧潤屬長牋之俯逮歎雅眷之難酬感  
戢盈懷指陳奚喻

荅沈廬陵啓

伏以掄材禁路分節廬陵方報政于三年覩懼聲  
之四起恭惟門下文該六秩行備一身督彥璋料  
事持有天才暨演之好學而爲嘉令覺祖風之未



遠宜民譽之蚤馳吏仰神君人歸慈母蓋獄訟征  
輸之劇非游刃孰能濟之矧旱荒疾疫之餘惟福  
星可以庇此中和宣布課旣最于名都獻納論思  
位自階於法從辱遠勤乎華札彌增激于懦衷暑  
令方中燕堂多暇冀謹寢興之節永諧遐邇之瞻

荅陳中丞啓

帝用中朝之舊人思南紀之安啓戟一臨邛遐胥  
慶恭惟門下風猶膚碩氣韻沈雄投以幾微燭照  
數計而龜卜富之問學日光玉潔而蛟翔一方久

藉其拊循兩粵悉歸於節制他人所冀惟政平訟  
理以安民宿望臨之必武緯文經而爲憲馬人龍  
戶咸聽令於和門豹尾雞翹卽歸班於法從某嚮  
風有日脩問無階覩前後之奉主恩知繇特簡  
方東西之瞻使節忽墜華牋荷謙施之相先激感  
悰而無已

荅黃令啓

伏審策勳南紀課最西清當惠政之久孚宜頌聲  
之四達恭惟門下性資端諒學識高明以愛人利

物之心行省刑薄斂之政一麾布令欣望實之兼  
行三載奏功知拊循之有裕民之攸暨載興豈弟  
之謠王曰遙歸卽遙弼諧之列某分光鄰燭自曠  
書郵辱榮問之相先激懦衷而愧甚冀益調於茵  
鼎以大慰乎士民其如感藏未皇殫叙

荅王節推啓

伏審策勳南紀奏最西清祥刑逮下覩茂績之有  
成正色立朝計造班之日峻方欣華問遽辱名牋  
恭惟門下文高典則學洞淵源抱渾金璞玉之姿

士知景仰廓地負海涵之度民所歸心雖贊察三年未究中藏之經緯而平反一路已占大業之規恢阻深獲耀於光明禁近寔資於論列風聲鯁峭行開白獸之樽諫墨縱橫備著阜曩之疏乃酬久次豈曰殊遷某仰斗時勞披雲未卽弼相江之五教日注風徽聯騎省之七人願聞緒論其爲依向未易殫哉

荅馮宮詹啓

伏審青宮進秩白社歸榮恨無羽翼之奮飛與操

几杖顧辱緘書之託寓俯慰贈依形愛意之拊循  
在題評之獎引恭惟門下材資秀特識度淹冲富  
華國之高文抱據經之宿學九重興歎幸此人之  
同時四牡遙歸及高堂之請老言離鳳掖日對鯉  
庭難莫難於父母之具存樂莫樂於田園之初返  
歷數清時之卿相究觀詞苑之英賢孰爲畫錦之  
遊兼及彩衣之適父子一時之盛古今莫比之榮  
三最優勤雖漢恩之予告巨川思濟如商夢之懷  
人盈朝系心有識引領揮金故里可爲甌傳之淹

雅意本朝日望蕭公之入其爲瞻歧莫旣揆裁

荅鄭蒼梧啓

日暎風表曠有歲時屬遙阻於川塗因自疎乎問  
訊幸緣奏最首辱誨言締縛旨之勤拳若清徽之  
晤挹恭惟門下風猷警邁志節清脩文章天分之  
高道義躬行之美宜借論思於青瑣顧勤撫字於  
蒼梧人云挾山超海之難公乃破竹折枝之易春  
迴銅柱坐觀三年之有成名重丁銓允應六條之  
察吏何慚以表中朝某脩問未遑荷知最久

民之攸暨非賜金加地之可酬王曰遄歸計鳴玉  
朝天之甚邇其爲傾企未易喻言

荅郝永嘉啓

伏以控斗口以立都古爲望國擁瀛壖而作令今  
藉名賢弦歌比及乎三年銓序獨高於六察敢勤  
緘問兼况誨言竊稽古治之休明一本道真之作  
用唯微言之寢遠致正學之日疎故事功文學之  
高間推於流輩乃道德性命之術多遜於古人覩  
知言之一書竊斂衽而三歎觀禮於視聽言動旣

勿之後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此伊洛所以  
教人至延平而隱頃陳王因而立論遯孔氏以來  
戶喻家傳雖人誇其握壁白琴童習竟罔悟於迷  
津意汲汲以使淳疇冥冥而見曉撫牙弦於流水  
難矣賞音抱卞璞於荆山罕能識寶豈期入耳猥  
來好音恭惟門下英躔逸軌天驥上才好學屢空  
浸潤淵源之奧鉤深六秩闕見天人之交坐令德  
澤之深淪於民髓抑亦抒寫之妙直涉聖涯託於  
副墨蓋皆咳吐之餘傳之通都已如金玉之貴某



獵纓拜賜刮目披文方精神贖眊於京塵俾心目  
開明於理窟中原辟舍敢相屬於橐鞬小草向榮  
幸自同於臭味惟冀鋒車之蚤召庶幾宿霧之盡  
披懇幅之誠喻言莫究

荅張中丞

伏以疏榮上國晉貳中臺以一時禮樂之宗工付  
今日腹心之巨鎮除書誕布輿論攸歸恭惟門下  
卓然名世之材久蘊濟時之略容臺贊法文部典  
銓世傳周澤之風規人服山公之啓事方藉羽儀

於九列俄持節鉞於一方惟河洛之名藩實國家  
之重地近覩黃河之汎濫遠而赤魃之頻仍瘠滿  
溝中待拯實同於望雨恩來天上噓枯一旦以回  
春榮戟遙臨旄倪共悅某欣聞蒞政倍激懼悚梓  
里相鄰幸夙依于宇蔭和門甫屆辱飛示於緘書  
氣序漸和拊循多暇冀慎寢養之節行參廊廟之  
崇僕無任顛仰之至

荅儲鄱陽啓

伏以入覲四門方寵光之休被坐麾百里乃茂最

之已成竊深欣幸之私遽拜誨存之辱雖其厚可  
以敦薄而於禮有如過中恭惟門下器量閎深材  
猶通敏雲烝霧潤赤子爲之歸心雷厲風行老吏  
於焉斂手故其下車之始已喧載路之聲占美政  
於民謠聯華六察走旌賢之名節比及三年宜膺  
簡注之求莫測飛騰之勢某備員閒局遙仰餘風  
聊同輿誦之言少荅函封之誨其爲感悚莫旣敷  
宣

荅金樂平啓

伏審奉六察以牧民蒞一方而始事教條清簡未  
煩頤指之勞遐邇歡傳已滿口碑之播方仰風猶  
之盛忽承雲翰之臨恭惟門下學術淹通才華博  
達寔爲廊廟璠璣之器豈獨東南竹箭之材澹浦  
鄱川雖牛刀之暫試蘭臺薇省計鵬運之非遙豈  
謂誨函猥先散局文詞有斐蔚爲桑梓之光禮數  
過優尤匪榛菅之稱感忤之至徒切下懷謹附啓  
以謝不宣

荅程節推啓

伏以稷下聯陰幸託交之已素天中拔跡忻報政  
之有期辱牋翰之遠頒緬風猶而增感恭惟門下  
器資膚碩天韻崇絃學以仕優吏而儒飾溫恭爾  
雅有二南公子之風悃悃無華真兩漢循良之選  
言念東西之警方深廊廟之憂顧惟祥刑可以弭  
盜苟吾使無訟用能鞠草於園屏則人自不寃安  
得弄兵之赤子適六條之課最知衆望之有歸瓠  
水持平共覩星沈於貫索薇垣振武卽看雲接於  
蓬萊某袖手閒曹拭觀美政歲歷三而計吏驚茂

康輿編 卷之十一  
譽之游騰柄有八而詔王冀華塗之必踐其爲企  
仰莫究揆裁

荅劉宣城啓

伏以百里分符拭觀治蹟六條最吏鬱有能聲慰  
同籍之前期占司功之上考方忻茂譽遠辱華牋  
恭惟門下文鍾南浦之波瀾氣攬西山之雄秀推  
而爲用遂擅一時有聞無聲夙負圭璋顯印之望  
隨施輒效以宣中和樂易之風故於躍然鵬徙之  
初覽爲莞爾牛力之試蓋當世泰方亟民庸此國

家所以課功而主上于焉注意况盧坦之爲令以善政而得民胡宿之判州能辨疑而著績有如美政益副羣瞻聽頌聲載路之傳宜召節自天而下某自悵盍簪之未卜喜聞報政之有期所冀工歌聽勞還之四牡豈徒使聘荷憶別之雙魚感慰之私序言莫旣

奉范座師啓

伏審予告歸榮過家上壽詞臣休沐下萬石之里門郡守乞言授五更之几杖勝傳遠道驩劇負牆

恭惟門下逢時休明爲國俊乂金薤琳瑯之貴作  
爲文章玉壺風露之清雅推氣韻雖丹青之去尺  
五身到鳳池而白雲之望迢遙心懸鶴髮省覲少  
紆于日月論思暫輟於班聯頃璧津山水之間知  
賀客簪纓之盛地靈人秀有來鸞鶴之繽紛錦席  
高雲坐想魚龍之曼衍芬若干金之酒翩其五色  
之衣問絳縣老人之年遐筭洊增於甲子續益部  
耆舊之傳賢聲彌重於枌榆某等以毛髮絲粟之  
材在權度錙銖之內豕苓雞壅辛勤藥籠之收蟲



臂鼠肝敢忘化鑪之自願介有嚴之眉壽何辭不  
腆之溪毛廣成千二百春直並僊齡於上古汾陽  
二十四考更觀相業於中書祝頌之私揆裁莫旣

荅衛工部啓

伏審言從勝地分治起曹屬祖帳之無何荷書郵  
而爲好恭惟門下風規美邵器韻清醇鑿和隨動  
而有聲琮璧不雕而自貴出入侍從是宜顧問於  
燕閒通達古今雅已從容於雞橐乃得君重使若  
予工方上簡於舜咨輒遄臨於禹會匪但流錢

地上欲倚重於名郎抑亦攬轡部中俾增華於膚  
使頃學郎弘開於東駕而書帷誤點以下材  
高帝子孫自是殊人之龍種梁王賓客豈徒授簡  
於菟園必成溫文恭敬之風使知父子君臣之實  
顧心雖長而力短如功無補而愧多自惟龜勉之  
難敢辱眷勤之况仰銜知與深切佩銘憶王司馬  
昔之巨公暨楊冏卿時之碩士咸自權關而發軔  
旋皆柄政而濟時諒召用之非遙惟襟靈之善啻  
其餘悃悞未易揆裁

荅譚巡撫送川扇啓

伏審封奄四履播闡澤於閭閻惠重五明分清涼  
於掌握馳書甚寵銜感若何恭惟門下卿高惟月  
之班國有蔽棠之蹟邇其德宇蓋端良溫厚而有  
餘發之忠謨又侃直瑰竒而絕擬 帝思南劔之  
最重乃俾元戎而啓行豈獨坤維井絡之民悉歸  
拊定將以龍戶馬人之衆一屬戡夷頃爰新筵之  
上呈不靳餘波之旁及雪楮霜筠巧裁蜀匠金  
泥銀鉸價倍齊紈愧蹇淺之微蹤借榮施而生色

況之便面直披千里以吹噓願廣仁風盡掃一方  
之炎暑其爲嚮往未易揆哉

二

閩制夙開廣漢仰使星之重郵書再至條融分卿  
月之輝手握增榮襲藏惟寶恭惟門下麾能制勝  
動則生風精神之折遐衝不愆於素謀略之懃勅  
敵克壯其猶故能傳檄而定久驕之夷不假折箠  
而振方張之業三巴二水久勒茂功五明九華顧  
來新貺湘筠破玉得披掌上之清涼蜀繭飛霜何

憚人間之酷暑其爲感佩未易揆裁

三

伏以融精一播莫辭炎熾於鑪錘華貺三施又布  
清涼於掌握銜私自遠翹首爲勞恭惟門下諤諤  
士之楷模堂堂朝之柱石一從開府久蒞華陽文  
翁興齊魯之風廉范詠袴襦之政叱馭而忠臣著  
選材而樂職揚蓋盡揜於前規計卽承乎新眷  
乃若同心之什襲奚帝異代之九華光分赤野之  
精色映鬱金之瑩班姬麗之明月王融以書飛雲

所宜類 卷之十一 七  
顧遙錫於三川得奉揚於千里蒲葵增價自慙安  
石之高標白羽揮軍尚憶孔明之遠略其爲感頌  
未易揆裁

荅張內黃求學記啓

伏以五載於茲不造下風之請三輔以內忻聞首  
善之規矧賤翰之先施緬風猶而增感竊惟學政  
實繫化源顧於斯道寂寥希濶之中孰有古人扶  
持興起之力下之僅以急期會簿書之末上之不  
能宣中和樂易之風乃以衮衮臺省之儔獨厪青

青衿佩之慮居然盛舉未易名言恭惟門下才足  
濟時學能稽古既據師儒之上以繫民心尚資經  
術之餘而飾吏治思激昂於俊造特締構乎宮牆  
庠序改觀閭閻動色宜有泮水采藻采芹之什以  
頌魯侯允文允武之功如僕挈鋌僅供覆瓿勒諸  
貞石竟何補於後人藏之名山徒負慙於作者勤  
多儀於幣帛形妙語於篇章固知草木之味同奚  
啻粉榆之誼厚其爲感悚莫盡揆裁

請新狀元啓

南宮薦士觀天府之先登上席邀賓喜故人之盈  
座秩初筵之俎豆侈盛事於鄉閭恭惟門下天韻  
沈雄器姿凝重學優而贍抽揚大問之數條意婉  
且忠彷彿清衷之獨契月旦夙推其文學聲名果  
壓於英髦價彌重於鳳池會可徵於燕賀特涓廿  
一之吉日敬偕三五之同心繼莘野以升歌比櫻  
桃而開宴名先鴈塔佇觀他日之朱書花滿杏園  
共醉一時之紅雪其爲顛望莫既揆裁

乞致仕啓



竊以任人期於適用陳力止於不能苟疹疾之游  
增業馳驅之難效豈宜塵冒以曠官常職賦才粗  
疎爲性拙直講讀儒臣之常也而獻納過當校閱  
文字之末也而品藻不明自投罟獲之危機幸賴  
乾坤之再造尚曲憐於舊物俾勉佐乎方州端委  
臨民其榮自在枕戈禦寇寄亦非輕倘可竭其涓  
埃敢少分於中外第蕭然慕齒櫻以沈疴老以困  
而益衰力不前而難強况狗馬之念唯日系於蓋  
帷而鳧雁之蹤又無關於多少冀自安於私義輒

仰乞於殘骸伏望矜其至情賜之轉達庶蒙茸朽  
質獲安環堵之居卽祿隱殊方均沐清朝之澤其  
爲感幸未易揆裁

荅錢知州啓

門下厚德鎮浮高名華國魯諸儒之稽古以飾政  
刑漢循吏之近民寔原經術豈謂高風之獨厲過  
憐遷客之難前曲賜村存遠頒教札伏念某昧於  
量已失在信書志徒切於憂時事浸成於忤物乃  
以孤危之跡致煩朋黨之攻罪重罰輕猶曲回於

上意磨鉛策蹇俾仰佐於名邦自揣分涯已爲踰  
越况其小民相從事本屬素懷而奉君子以周旋  
尤爲上願顧沈寘浸劇龜勉莫能收種焦牙歎吹  
噓之靡及駑駘下駟縱剪拂以何施輒以微誠布  
之別楮伏望察某心樂於退藏本無矯飾闡其力  
難於勉強蓋迫衰殘宥此冒干俯從私願物還其  
分庶少獲於安全心匪無知詎敢忘於銜結自此  
以往莫知所言

荅歐陽氏婚啓

執友無堪久慙倚玉連姻有約忽冒采葑薄材積  
愧於仰高盛禮首勤於削牘締百年之永好寔二  
姓之夙緣恭惟門下凝然人海之標藉甚士林之  
望筆精墨妙擅徐景山之風流玉友金昆有陳元  
方之雍穆矧遙遙之華胄本赫赫之巨公參韓范  
富之勛名軼韓柳蘇之詞學必有亢宗之英物以  
還華國之舊觀豈主器之長男乃問名於弱息賁  
之儀物申以醪牽鬱鬱書香欲借餘芬之播暉暉  
玉潤更增朽質之充某荷肇講於新盟當彌敦於

雅契匪報爲好雖自乏乎雙南拜命之嘉願珍藏  
於十襲其爲欣抃未易揆裁

荅龔按院送校士錄啓

伏審奉符行部馳傳遵塗顧此閭閻已稔風聲而  
胥服有如衿佩亦依雲蔭以自新愧馳問之未能  
荷良書之遠及恭惟門下清標嶽峙與學淵洄鶚  
立臺端議論動關乎大節鳳儀詞苑文章無讓於  
昔人凜然形蹇諤之風藉甚得中和之譽頃以澄  
清之餘刃運其興起之鈔機鼓舞羣才俄頃悉霑

乎春雨銓衡衆執重輕不謬於秋毫迨窺入彀之  
詞英幾欲相傳而紙貴揭聲華於白日開塗轍於  
青雲豈徒回軋茁之奇陶鎔文體實以冀棟梁之  
出匠石國材某晚接緒言早欽夙望掄文銀管已  
幸觀北海之端接武 金鑾卽覩選西清之席其  
餘瞻向莫旣揆裁

賀王殿學生日啓

伏以五百年之名世有開合德之符八千歲以爲  
秋願上大年之祝門屏交慶朝野歸心恭惟閣下

有伊訓說命之學兼房謀杜斷之長 主上諒其  
至公血誠海內推爲巨人長者爲蒼生而起勉酬  
作雨之求從赤松以遊遽抗浮雲之志心雖游於  
澹泊身寔佩乎安危九夷八蠻想整頓乾坤之手  
青天白日鑒扶持社稷之心駿功長勒於鼎彝鶴  
算定絲於箕翼坐閱熙明之盛事益垂平格之令  
名周拜前魯拜後邁韋平父子之榮陟格帝尹格  
天續堯舜君民之業永隆國壽共對天休某檮櫟  
散材門牆末品方 一人修三老之問肇舉上儀

慶八荒轉一氣之鈞爰陳善頌其爲傾嚮未易揆  
裁

賀申殿學生日啓

伏審寵辭上宰歸榮故鄉當俯月之嘉辰舉懸弧  
之勝會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襲  
壽豈之祥在於庇休孰不慶抃恭惟閣下元精發  
秀冲氣鍾和早射策於楓宸薦升準於袞路清規  
亮節應五百歲之聖時緯武經文垂十四年之相  
業片語定羣疑之可否一身繫四海之安危達辭



寵利以弗居彌覺身名之俱泰頃始開於七袞寔  
豫兆於千齡輕霞迅商會現老人於南極觀濤作  
賦更同交友於中秋閒揮漢殿之全笑對謝庭之  
玉在前輩或難於兼美惟哲人適得其全昌斯爲  
地上之仙奚啻山中之相宜永延於椿算期再踐  
於槐庭恢張未竟之經綸揚厲無前之事業跡斯  
世於仁壽致吾君於唐虞某朽櫟散材門閥舊  
物餅壘量溢愧久負於吹噓棠蔭恩深詎敢忘於  
荷戴敬托魚書之咫尺稍抒燕賀之悃誠欣躍之

懷揆裁莫盡

荅朱日照啓

解綬投閒久，愜歸田之願。分符出牧，忻聞布政之  
新。遽期千里之遙，乃拜一函之辱。恭惟門下性資  
端亮，才力恢闕。粵海蒞之遐方，被仁風之廣播。餘  
膏所燭，其分無盡之光。蒙霧而行，坐獲不知之潤。  
草木變霜來之色，閭閻回日域之春。暫弭節於花  
封，旋疏恩於芝檢。某衰遲無狀，向往則勤。況門下  
屈臨百里之間，寔部中受賜一人之數。擬馳書而

未敢荷華問以相先蓬轉萍浮莫克敬恭於桑梓  
昔孺今袴尚能鼓舞於風謠感慰之私揆裁莫旣

荅王當塗生日啓

劬勞莫報尚敢憶於弧懸恩紀頻繁顧重勤乎臺  
餽申之嘉幣達以好音白顧庸虛祗深慙感恭惟  
門下英規玉立麗藻瓊敷旣愜悌以宜民更儒雅  
而飾吏風譽夙高於薊北中和久布於圻南念此  
衰蹤亦部內一人之數特推餘潤及河濱九里之  
間煩重疊而錫之儀借雙魚以華其老某猥承流

問祇服寵光廢弟子蓼莪之篇方增涕淚誦名伯  
甘棠之詠倍切歸依存撫所加感藏莫旣

荅邵都諫請會講齊雲巖啓

伏以多病蚤衰方穩一山之臥緘書遠至俾塵重  
席之餘拜命則嘉捫心知愧竊惟學之不講雖先  
聖以爲憂行其所知誰在今而加意矧聯六邑之  
衿佩每歷一歲而周旋能守其道待後學之嗣興  
必居是邦有大夫之賢者恭惟門下言爲著蔡名  
重珪璋置之白玉堂詞足以鼓天下之動升於青

瑣闥學足以格君心之非猶推餘力於巖居川觀  
之時欲振斯文於聖遠言湮之日特招謏劣俾與  
討論某未窺聖道之藩籬徒識古人之糟粕念昔  
並遊於英俊頗嘗杼思於道真嗟識見之甚卑復  
仰鑽之不力今將窮黃山白嶽之勝且以奉巨公  
長者之談庶幾精進於前時兼以激揚乎後進儻  
稍裨於大道冀仰荅乎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